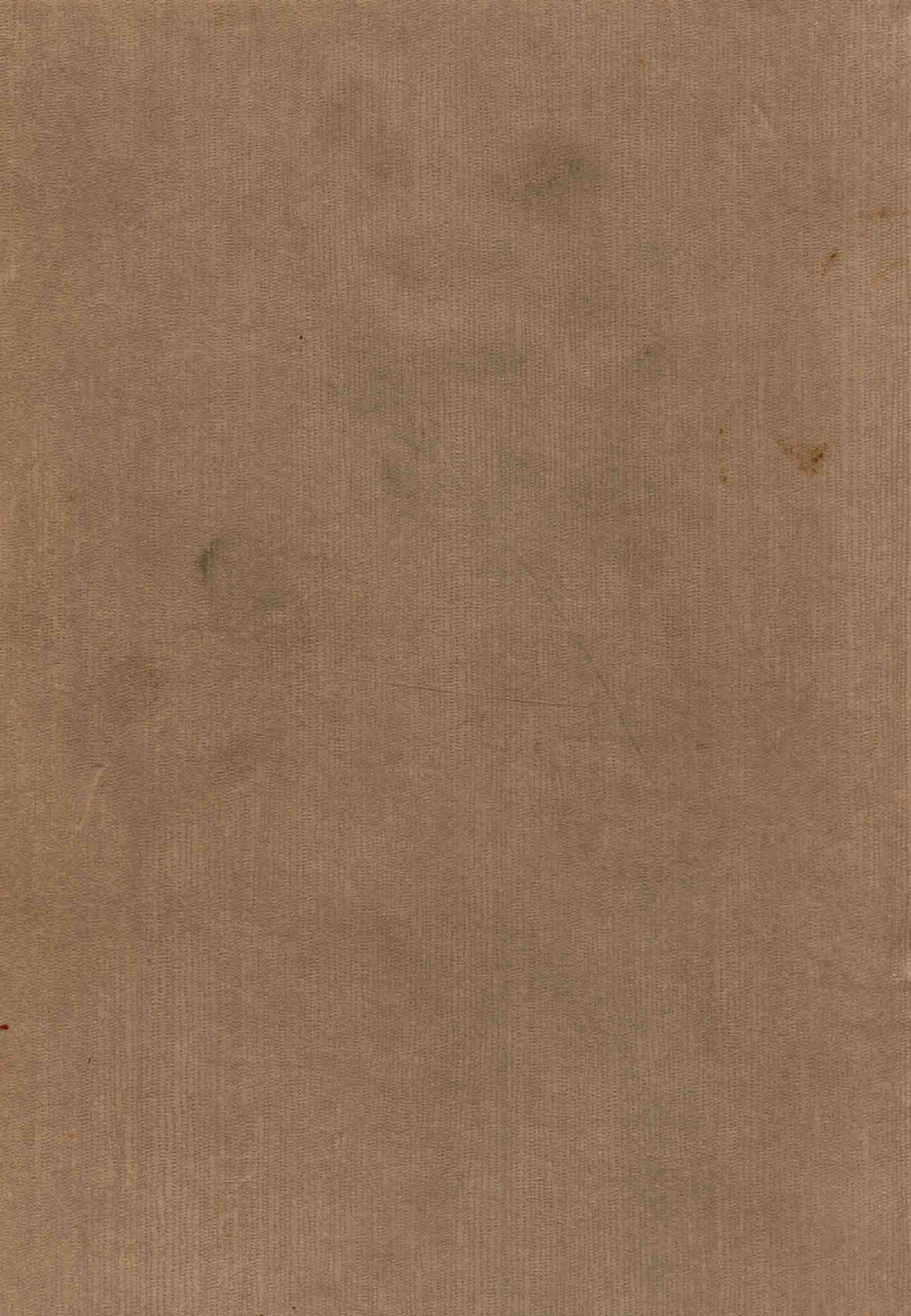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第一册「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月」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第一冊「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月」

##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一)

---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代表號)

---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

內文印刷／

優文印刷廠·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電話／262-2379

1989年5月4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全套 18 冊**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

· 遠流編輯部

1. 胡適之先生生前經常鼓勵別人寫日記，多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留一分歷史材料。胡適先生自己就是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從一九一一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一九六二年病發去世為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五十年的日記；日記裡不但記錄了他的交遊、讀書等生活諸事，也記錄了當時國內外政治社會大事，可說是胡先生自己的主張的實踐。

2. 然而胡適之先生身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中國，他的日記迭遭戰爭流離與政治壓迫的威脅。我們從胡先生昔日秘書王志維先生的口述中，聽到許多有關「保存」胡適日記的事蹟；這些故事猶如「偵探片」一樣曲折詭譎、驚險萬狀。所幸，就我們所知，這批日記大致上是保全了。（參見吳大猷先生序文）

3.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交遊廣闊，活動範圍遍及政治、外交、學術、文化各界，民國以來的國

內外重要人士與他幾乎都有往來，他的日記也因此成爲現代中國史的重要材料。胡先生的日記如果能夠完全整理出版，對探求現代史某些關鍵事件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要了解胡適之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日記更是不可或缺的線索。本社自一九八六年出版《胡適作品集》卅七冊之後，即極力爭取整理出版胡先生日記的機會；現在，承蒙胡先生長公子胡祖望先生的信託，以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我們得以進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4. 我們計劃以排版加註解的方式，整理出版全部可得的胡先生日記；此外，並將胡先生的手迹原稿少量印行，專供學術研究與藏家之需，此即《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5. 全部的日記則以胡先生日記原本的題署《胡適的日記》爲總題，分冊時再依所屬時期的階段爲名，如《留學時期》、《使美時期》等。手稿本則出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日記，逕稱《手稿本》，不另題名。

## 《胡適的日記》序

胡適之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提倡語體（白話）文學，引入西方治學態度方法於我國哲學思想的研討；除在抗戰期中任駐美大使約四年外，一生不從政而對政治及國是建言，堅守學術、思想自由、民主之原則，無私無我，數十年如一日。胡先生在「文學革命」，及我國學術思想的開發，貢獻之大，是無需贅述的。

胡先生的著作甚豐，年前遠流出版公司集已刊出的著作，得三十七冊，但這決非他的著作的全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有搜集他散置各處的文稿，成一「全集」之意，祇以限於人力及經費，加以文稿的存置處及「存在」本身皆不明；甚難進行。故茲擬先從胡先生的「日記」的搜集著手。

搜集胡先生的日記，按目前所知的，「已刊出」，「未刊出」，「是否存在尙未明」，及「目前刊出」的，按年期列表如下（因為胡先生的「留學」，「任駐美大使及去職後住美」，「離北京大學至來台任中研院院長的一段時期在美」，為方便計，下文均用西曆）：

一九一〇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印出該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的部分。

一九一一—一七年七月，此段時期的日記，已刊出，見《留學日記》。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二〇年，任教北京大學。日記「原稿」未知何在？關於此段時期，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擇錄有許多《新青年》和胡氏其它著述的片斷。如原稿留在北平，則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印的《胡適日記》應亦包括在內。故此似非是。

一九二一—一九三五的十五年，此段時期的日記，在胡先生卸駐美大使任後，請國會圖書館攝成顯微影片。胡先生逝世之翌年（一九六三年），胡夫人請國會圖書館複印一份，送胡適紀念館保存。

一九四六年夏，胡先生自美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兩年日記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兩年日記的一部分帶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離平時，遺留在北平。

胡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由美返台就中央研究院職，一九六一年胡夫人從美將一九二三—一九三五年國會圖書館所攝的較為完整的日記原本，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廿二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五月六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四日至卅一日；八月二日至十三日；九月廿八日、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日記帶回台灣。上述的日記，在胡適紀念館攝製軟片保存，原件遵胡夫人意，交（駐紐約總領事）遊建文先帶往美國，交胡適夫人收存。這些日記，按理推測，應是於稍後胡夫人又由美返台時



，留在胡祖望先生處。本年三月廿七日祖望致筆者函中，謂彼處無此部分日記原本。故此點有待澄清。幸胡適紀念館已將該部分日記攝軟片影本。

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會將胡先生留在北平的日記刊出，包括下數段時期：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如前述）。

一九二一—二二年（惟將剪報附件均刪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一日；七月廿日至八月二日；九月七日至十二月的部分）。

一九四四年（該年中零星卅七天的日記）。

× × ×

一九三八—四二年，此段時期包括胡先生任駐美大使職的時期，有每日的案頭日記，原件在祖望先生處，前年由筆者向他請得一印本，得其同意，曾在自立晚報刊出一小部分，又在《傳記文學》陸續刊出。

一九四三—四六年六月，是胡先生卸大使任後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前的旅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抗戰至艱苦，亦世界大戰的後期。胡先生對國內戰事及政府的關懷，是可想見的，故這段時期中的日記，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一九四四年則由胡先生留在北平，後經北京中華書局刊出（見前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則不知在何處。（既不在祖望先生處，似亦不在北平，否則中華書局無不刊出之理。）

一九四六年夏——一九四八年冬，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兩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惟一九四八年的則不知在何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四月，這是胡先生（在政府遷台）去美至返台任中研院院長職的旅美時期。其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年日記在祖望先生處。一九五七、五八兩年的日記原本，現不知何在，但紀念館留有影本（見前）。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胡先生由美返台，六月中由台去美，十一月五日返台。此後祇於一九六〇年夏赴美西雅圖一行，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逝世。一九五九年的日記在祖望先生處。胡適紀念館有一九五七年（七十七天）、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年數年的日記影本，一九六二年祇有零散的若干天日記。

上述乃至目前止，筆者由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及胡祖望先生處所集得有關胡先生的日記的資料。近由中研院徵得祖望先生的同意，先將紀念館已集有的影本陸續刊出：其中(1)1921—33部分，將日記中所附剪報等皆刊出，俾讀日記時便於參考；(2)1936—37；(3)1938—42；(4)1957—62。其他年份，俟與祖望先生商請之。中研院希望能集成一部完整的《胡適的日記》，刊之於世，為我們一代學者誌紀。

吳  
奇  
猷

謹識，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 胡適的劄記

今天在晨報上看徐彥之君的去國日記的末段引 Graham

Waller 的話：「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

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

~~張~~紙，要常帶在身邊。」

這話狠使我~~感~~。我這三四年來，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所

送了多少很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

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重要~~事實。

那既已損失了的，現在無法回來了。我現在且勉力~~補救~~

以收的損失。

這是我做劄記的緣起。

民國九年，四，二七。  
胡適。在北京。

編按：此篇《劄記》，胡適所記「民國九年」，恐係筆誤，正確時間應為「民國十年」。

十、四、二七。(星期三)

高夢旦先生來談。他這一次來京，屢次來談，力勸我辭去  
北京大學的事，到商務印書館去辦編輯部。他是那邊的編輯主  
任，因為近年時勢所趨，他覺得不能勝任，故要我去幫他的忙  
（他說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但那話大概是客氣的話）。他說  
「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此事  
的重要，我是承認的。為了一個商務印書館，比為着什麼學校  
更重要。但我是三十歲的人，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業要做；我自  
己至少應該再做十年的自己事業，況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個沒  
有貢獻的精力的人。因此，我家次婉轉辭謝了他。他後來提出  
一個調停的方法：他請我今年夏天到上海去玩三個月，做他們  
的客人，替他們看他們的辦事情形，和他們的人物談話。這

件事，我已答应了。但他又想劝我把家眷一齐带去，——这大概是他的一种骗计！我婉辞谢他，只答应我一个人去玩三个月。今天他来辞行，也是为此事；他竟劝我带家眷去，我没有答应他。

王匪忠先生（永忻）来谈。他的女兒孟瑜近与張福運君有婚約的希望，他的夫人是林宗孟先生的姊姊，很願意我介紹人，張君也是如此。大概过了媒是做成的了。

校讀潘介泉（家駒）譯的易卜生的國民公敵完，又略看他譯的娜拉。此兩劇与他譯的翠兒均歸世界叢書社出版。

看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第三冊。這部書也是使我提起做日記的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

晚間為恩承們的讀書會講演詩經的研究，約兩小時。這了

會是永經與韋鉄民韋洪熙等組織的。我對於詩經的見解，約有幾十個可以獨立的主要點：

(1) 用雅的區別，鄭與朱的說，雖出狠不壞，但我覺得風與雅似乎沒有內容或性質上的區別，只有時代上的區別。大雅結集在最先，小雅次之，國風的結集最後。

(2) 關於三百篇的見解，在被壞的方面，皆打破一切舊說；在歷史的方面，皆以朱的詩集傳為最佳，清代的姚際恒（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錢坫（詩本義）方玉潤（詩經原義）四家都有可取。但這五家都不徹底。

(3) 關於訓詁一方面，常用陳奐胡承珙馬瑞辰三家的書作起點，參用今文各家異文作考證。

(4) 當注重文法的研究，用歸納的方法，求出詩的文法。

(5) 當利用清代古音學的結果，研究詩的音韻。

(6) 既已懂得詩的聲音，訓詁，文法，三項了，然後可以~~研究~~三百篇的真意，作為詩的「新序」。

據剛自天津來信，報告他在天津圖書館查曹棟亭全集的結果。棟亭即曹寅，為曹雪芹之父。據剛信中有三事是記：

(1) 詩別集卷內有一詩，題為「聞玲瓏」，頗與紅樓夢上在玉亭排行的有些相近。或者他們大名用「頁」旁排，小名用「玉」旁排。

(2) 詩別集郭振基序上說「今公子繼任織部」，可見曹頤是他的兒子。

(3) 文欽的懋書園記可證明曹寅是順治十五年生的。

珍兒很像紅樓夢說的賈珠。

十一、四、二八。(四)

晨十時，到燕京大學的演講詩經的研究。博農先生 (S. C. Young) 廣邀往演講，今天始往去。演講略如昨日記的大意，但緒論有云：古來研究詩經的人，或終下死工夫 (如陳奐、胡承瑘等) 或終有活見解 (如方玉潤等)。可惜其人終兼有死工夫與活見解兩事。朱子頗近于此，可惜他不會生晚七百年，我們倘來必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韻、訓詁、文法，然後從死工夫裡亦出活見解來。——這个意思似頗擊切。

到劉廷芳家吃飯。劉君治宗教學，家藏宗教史的書甚多。飯後訪朱我農夫婦，談及□□的事，為之長嘆。

下午回家，看 Henry Adams'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小睡，睡醒时，<sup>大</sup>法声自学校回来，说大学第一院二层楼  
西头一个讲堂内火起，延烧一室，而窗户皆上锁，幸有出版部  
诸人未散，发现烟焰，急呼人救，乃得撲滅。此次是有人放  
火，萬莫可疑。前四日，二層樓上<sup>四</sup>便溺室的門背放一木箱  
内起火，发现一个銅蛋殼，<sup>內有</sup>統黃<sup>臭味</sup>，幸发现为早，未得放火  
矣。今火起于上锁的讲堂内，更<sup>不</sup>可疑了！

大学的仇敵克用如此卑劣手段！可恨！

晚间夢麟打电话来，说火撲滅后，又在第四層樓一个讲堂  
内发现烟燄，門也是锁了的。開門进去看，火起<sup>于</sup>讲堂下，<sup>下</sup>置有<sup>一</sup>蠟燭<sup>正</sup>燃着，<sup>旁</sup>堆雞毛<sup>及</sup>讲义纸一堆，<sup>燭</sup>尚未燒到  
底，故未大燒起来。四層樓上撲救很不易，救火的人可謂下毒  
手了！